

正在风靡全球的
先锋派旅行方式

间隔年， 一个女孩在游行

蔡璐璐 著

她只身一人，历经13个月，
遭遇一次濒死的义工体验、
两次自杀式炸弹袭击、遇见两次浪漫邂逅……

这就是一个单身女孩的游和行
一次关于心灵成长的间隔年！

Keep your
eyes open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间隔年， 一个女孩在游行

蔡璐璐 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间隔年，一个女孩在游行 / 蔡璐璐著. —南京：
江苏文艺出版社，2013.3
ISBN 978-7-5399-5878-1

I. ①间… II. ①蔡… III. ①游记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6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319722号

书 名	间隔年，一个女孩在游行
著 者	蔡璐璐
责任编辑	郝 鹏 孙金荣
策划编辑	卢 俊 董曦阳
特约编辑	冯广翔
文字校对	郭慧红
装帧设计	门乃婷工作室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，邮编：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三河市杨庄双菱印刷厂
开 本	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	15
字 数	200千字
版 次	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399-5878-1
定 价	32.00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脸上涂着白树皮灰的缅甸姑娘，在贫穷的生活中绽放笑容。我突然意识到我喜欢上了这里，它在某个地方触及了我的心灵，她们诚恳的眼神和脸上羞涩的笑容，在这贫穷的周遭环境里显得如此珍贵。

Copy your
a girl - boy



左图：我住的旅馆里有一个德国机车男，骑着一辆黑色重型机车，他每天都穿着一身盔甲，金属护板在阳光下反着光，看起来像一个未来战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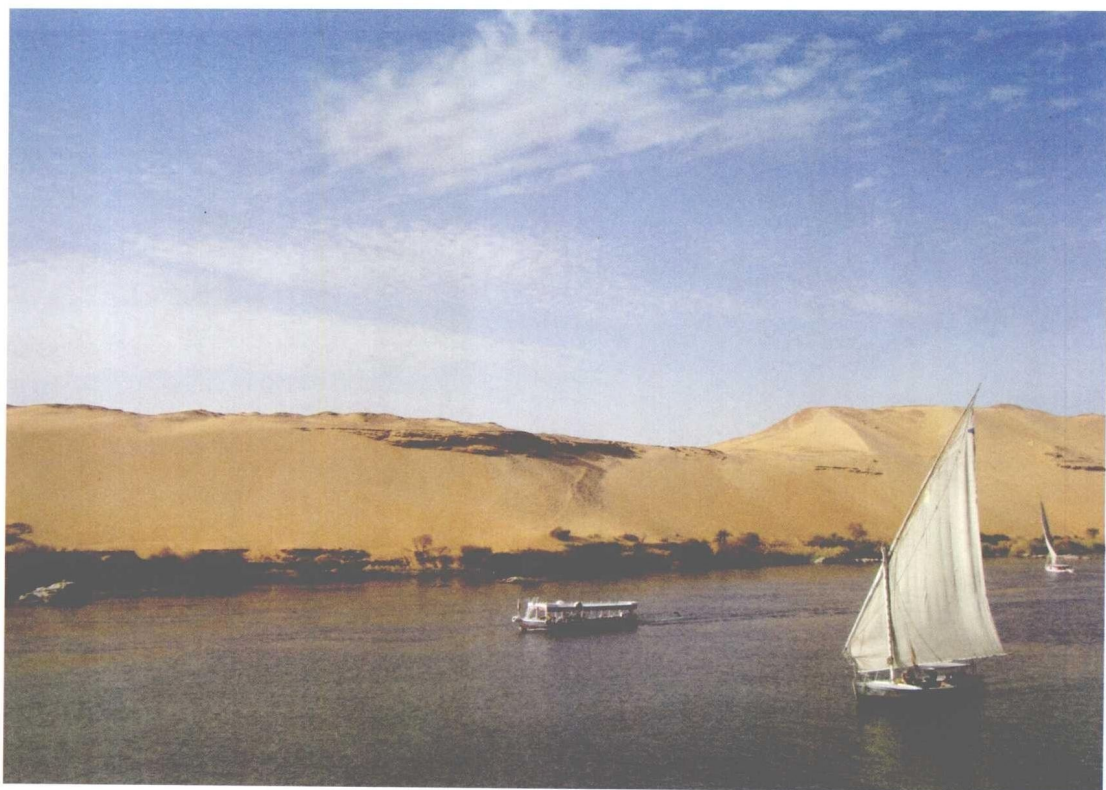
右图：以色列全民皆兵，他们手上拿的都是真家伙。

Can you
- you - 1087



开罗集市上开挂的大叔，头顶着装有上百个大饼的大木板像玩杂耍一样从人流中挤过。

Cap d'au
agm - 100



白色的三桅小帆船慢悠悠的漂流在美丽的尼罗河上，两岸风光旖旎，徐徐的清风轻风吹来，黝黑的船夫在十多米高的桅杆上爬上爬下，远处的帆船上几个努比亚姑娘敲着手鼓唱着欢快的歌，我躺在白色的甲板上快乐的地思考着人生。

尼罗河上的风帆



库拉河畔的第比利斯之父雕像。在与之相对的库拉河北岸的山崖上，矗立着几个世纪前的修道院、残破的古堡，山脚下的红瓦房屋间点缀着教堂，冒出灰蓝色的圆锥形尖顶。虽是萧瑟的季节，树木也都枯萎，但第比利斯仍然美极了，就像一幅优美的冬日风景画。

Cap your
again - day



左图：粉色之城的标志——风之宫，与其说它是一座宫殿，更不如说是一块屏风，或者说是一面墙，这面墙上密密麻麻开了九百多扇窗户，这一定是为什么它叫风之宫的原因，因为它很通风……

右图：泰国拜县的“倒立屋”。如今的拜县仍是泰国嬉皮士们的乐园，也有很多音乐家隐居在此，街头满是身穿各国奇装异服的人们。

Just you
again - 184



我学旁边泰国人一样往桥墩上一躲，一列蒸汽小火车哧哧地从我身边开过，车窗里探出一排西方人的脑袋，每个人都举着个相机，要拍这火车经过桂河大桥的“历史性时刻”……

Copy your
again - copy



我租了辆自行车，沿着田野间的小路，穿梭在一座座的佛塔之间，随便爬上一座佛塔的塔尖，眺望着远处平原上的此起彼落的佛塔，它们似乎有一种宁静的力量，在落日的余晖下，闪耀金光，宛如梦幻。
我仿佛看尽了这一辈子的日出日落，蒲甘真美。

Myanmar - Bagan



去看见你的梦

认识璐璐是在网上，微博经常会有人跑来问我一些签证的事情，当时我在中东旅行。一个叫“拿葱的大婶开着洒水车”的ID留言问：“请问缅甸能够办到印度签证吗？”

“能。”我言简意赅。

“好。”她消失了。

我很喜欢这样的对话，我已经烦透那些反复询问细节的家伙了，比如告诉了他“能”后，他还会问要准备什么材料，等几天，多少费用，大使馆在哪里……延伸出无数问题来。

我自己并没有在缅甸申请过印度签证，只是知道有朋友在那里办过。一旦对方要问下文，我就会头痛。璐璐消失了，很好，这个人爽快利落，我想。

之后，她也到了中东，偶尔会冒出来留句言。2011年冬天，我所知道的漂在中东的中国姑娘大约有那么五六个。2012年春节，我们约在了约旦安曼吃年夜饭。

璐璐从叙利亚过来，她比我预想的要瘦一些，但我立刻发现了这个人就像微博里所表现出来的那么好玩——她站在旅馆镜子前，端详着，然后她对自己进行了某种正面的肯定。

晚上她泡方便面，先分了我一半，在我欢天喜地吃面的时候，她对着自己的面条慢慢地说：“那么，我现在就可以开始放调料了。”

她没有在我的方便面里放调料，真的没有，并自始至终都没有要分给我一点调料的意思。她不是一个虚伪的客套的人。我笑着吃掉了没放调料的方便面。

她不像一般的女孩子那么娇气，情绪细碎，她坦率直接，不需要人哄。她非常独立，冷静，幽默，性格也很酷。她知道自己有这些优点，所以经常以“理性，客观”自诩。

这确是难能可贵的事实，女孩子一般都没有这么理性清晰的思维能力，我也不反驳——但是，我想说的是，璐璐，当一个人强调自己优点的时候，就已经在失去它了！好自为之，共勉！

只有你不知道你美，你才和美没有距离，你才是美本身。

虽然璐璐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女类型，但因为她很冷幽默，是个有趣的妙人，所以旅行一年，有两个人向她求婚，这是相当厉害的功绩了，一个日本人请她去北海道共同生活，一个荷兰记者跑来约旦向她求婚。

她的故事不是一个俗套。她残忍地划伤了国际友人的心。

我先行回国时，准备在云南大理写作，把当时出了车祸的她也叫到了大理。她来了，眉边是条疤——她在想这本书的书名时，我提书名建议，《一年后我成为刀疤妹》，听起来很江湖，很剽悍。其他朋友也纷纷喊她刀疤妹，她总是气气地纠正：“拜托，不是刀疤妹，是伤疤，好吗！不是用刀子割出来的，是车祸，车祸！”

我是旁观她写出这本书的，当时我住她隔壁，她每天都写得愁眉苦脸，

说自己从来没有写过这么长的字，以前最长只写过毕业论文。

我不知道这事对她到底有多痛苦，但我认为，她这样的间隔年经历，是值得写出来的，这不仅对她个人有意义，对于他人，也是极好的鼓励。

他人的鼓励，从某个意义上来说，也可以转变成自己的勇气。

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，披荆斩浪，充满勇气。不惧怕外面的世界，不成为物质的奴隶，不在毕业两三年后就成为了面目模糊的房奴、车奴、卡奴……不在青春年少时，失去了对世界探索的兴趣，也不在风华正茂时，掩埋了自己曾经的理想。

你可以在庸常的生活里，变得很庸常，这个不要紧，但你至少要有一次，热血沸腾，策马飞奔，用双手去敲击过世界的门。你至少要给自己一个机会，去真正见过你的梦。

吴苏媚

2012年11月

自序



钱花完了我就回家

3月初的温州，空气里满是灰尘和汽车尾气的味道，路人看起来个个都神色焦急，步履匆匆，每辆车都大声响着喇叭，似乎每个人都在催促着别人：快走！快走！时间就是钱！火车站的候车室里，女孩子涂着鲜艳的指甲，挎着烂了大街的LV包，坐我对面的男的，脚跷得差点和我的鼻子一样高，生怕别人看不见他的GUCCI牌皮鞋。旁边一个看似是从外乡来打工的妇女，眼神呆滞脸色苍白衣裳简陋，背后的包袱里婴儿一直在哭。为什么要到这里来？为了生活……这里的生活就一定会更好吗？

于是我去了杭州。我对杭州如此熟悉，甚至闭着眼睛就可以穿过她的每条大街小巷，我在这里度过了我的大学时光。我在劳动路的一家咖啡馆里找到了一份夜班工作，工作时间从每天晚上的7点到凌晨2点。我姐姐住在杭州，这样也解决了我的住宿问题，姐姐在书房里给我搭了

一张床，我经常在凌晨4点才回家，她总是以为我在外面玩，经常语重心长地教导我，如果不想待在温州的家里工作的话，就在杭州找一份工作。我说：“我在工作啊，我在咖啡馆里端盘子。”——每个人都觉得我疯了。

连我的朋友们也来看我热闹，他们有时候会跑到我工作的咖啡馆，点几杯东西，然后坐在那里笑嘻嘻地看着我，“来！给我上茶！”“喂，老板，这个家伙工作不专心哦！”“老板，你要小心，她会打碎你所有的杯子！”他们开着这些善意的玩笑，然后笑成一团。

我的朋友们，他们有的刚留学归国，有的正在创业，有的成了设计专业的教师，每个人都有一份听起来很光鲜的职业。我本应该像我的朋友们一样，或者留洋，或者进大公司找份工作，或者我根本就无须为人打工，在家里的公司做一份闲职，虽然无聊但是安逸稳定，买一辆小车开，购买新的电子产品，和朋友们谈论每季的新衣服……现在我在干什么？我在咖啡馆里拖地端盘子，以至于我有些朋友怎么也不相信，他们总认为是我开了一家咖啡馆，我总要一次次强调我真的在打工啊，他们才死心。我的工作十分简单，就是洗杯子煮咖啡泡茶之类，工作氛围也很轻松，老板对我也很照顾，有时还给我做牛排吃。

夜班的好处就是经常能碰见一些奇怪的客人：有个客人吃花生不吐壳；有个客人进了店什么也不点，直接趴在吧台就睡，睡醒了就走了；还有和尚深夜进来化缘。无聊的时候就和客人们聊天，听他们的喜怒哀乐，看他们哭哭笑笑，或是家庭琐事，或是婚恋嫁娶……

如果我的困惑和悲伤都和他们一样简单就好了，这些基于现实的琐碎

的烦恼，才是一个脚踏实地地活在一个地方的基础吧，而我，我对这些毫不关心，我困惑于我是谁，我困惑于是否每个人都应该这样生活，我总觉得应该还有别的方式，就像每个人都在低头走路，我却一直抬头望着星空，我的困惑使我非走不可。

一个月不到，咖啡馆就关门了（不是我干的），我拿到了一千多块薪水，走之前我请同事们去西湖边的高级餐馆大吃了一顿，花掉了八百多块，再加上我每天打车回家的费用，我根本没赚钱——那时候我对钱也没什么概念，我去咖啡馆打工也只是觉得好玩。咖啡馆关门后，我待在杭州也没什么意思了，于是决定离开。

临走前朋友们问我什么时候回来，我掐着指头算了算，估摸了一下计划顺利的话到印度的时间，“几个月后就回来了，到时候钱也应该花完了吧！”我笑着说，我们就这样道了别。

我有四万块钱，我换了一点美金，剩下的存在了两张国际借记卡里，这些钱能坚持多久呢？我还没没谱，我只知道，钱花完了我就回家。